

科目：青少年發展與輔導

心得報告：2018年01月11日

學生姓名：林書弘 (政理五、教程二 1025329)

主修：社會領域公民科

電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欣賞心得

一、摘要

這部《放牛班的春天》(*Les Choristes*, 英文：*The Chorus*)係由法國導演克里斯托夫·巴拉蒂(Christophe Barratier, 1963-)於2004年執導的電影，翻拍自1945年由導演Jean Dréville(1906-1997)拍攝的電影《一籠夜鶯》(*La cage aux rossignols*, 英文：*A Cage of Nightingales*)。在電影原名中，法文*Choristes*意指「唱詩班」(The Choristers或The Choirboys)，而非英文翻譯的「合唱團」(Chorus)。¹

《放牛班的春天》描述一位失意的音樂家克萊蒙·馬修(Clément Mathieu)來到「池塘之底」(*Fond de l'Étang*, 英文：*Bottom of the Pond*)輔育院擔任學監，剛開始對輔育院的情況一無所知，踏入輔育院沒多久就遭遇工友兼神父馬克桑斯(le “père“ Maxence)被惡作劇而受傷的事件，在離任學監的最後「叮嚀」下，馬修便開始學監生活。

一開始，馬修必須花極大的力氣來與這群頑劣的小孩打交道，偷竊、說謊、捉弄等等，讓這所輔育院的校長哈善(Rachin)與學監們都秉持著「犯錯—懲罰」(action-réaction)的教育原則，也讓馬修感到相當不自在。

¹ Wikipedia, "The Chorus (2004 film)," [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The_Chorus_\(2004_film\)](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The_Chorus_(2004_film)), 瀏覽日期：2018年01月08日。

因為孩子們在宿舍唱著嘲諷馬修的歌，使馬修心中的音樂靈魂又蠢動了起來，並思考著這群孩子真的是頑劣的嗎？出現這樣的疑問後，在哈善不反對也不贊成的冷處理狀態下，馬修展開嘗試，教孩子們唱歌組成合唱團，意外發現孩子們因著音樂而聚焦在他身上，規矩也變好了，一切似乎都在馬修的掌控之中。

馬修也發現其中一位孩子莫翰奇(Pierre Morhange)擁有天生的好嗓音與音樂才能，決定要栽培他往音樂這條路發展，也邂逅了莫翰奇的母親維奧莉特(Violette Morhange)。此時因為教育實驗而被送進輔育院的蒙丹(Pascal Mondain)被懷疑偷了經費款，遭移送法辦，合唱團也遭到哈善下令停止運作，而教授體育的學監沙貝特(Chabert)則協助馬修將合唱團地下化，成為同一陣線的夥伴。

然而卻因為莫翰奇忌妒馬修與其母親走得太近，便向馬修砸了墨水，讓馬修修改合唱曲子取消他的獨唱部分，也使兩人關係降至冰點。過了些時日，贊助輔育院的基金會聽聞合唱團，便安排了一場欣賞會，讓合唱團向贊助人演出，並在當中讓莫翰奇唱了獨唱，之後，負責數學課程的學監朗格魯瓦(Monsieur Langlois)也以鋼琴手的身分加入。

最後，故事結束在輔育院的一場火災，校長與勳章擦身而過，孩子們也陰錯陽差因著馬修提議大家偷偷出外踏青而逃過一劫，但馬修卻遭到校長的解聘離職，孩子們無視禁見的命令，以紙飛機和歌聲向馬修道別。莫翰奇離開輔育院，進入波昂音樂學院；學監們則聯合揭發了哈善濫用懲罰的惡行，讓他遭到開除；馬修終生繼續默默地上著音樂課，並養育了年紀最小的孩子佩皮諾(Pépinot)。

二、心得

第一次觀看這部《放牛班的春天》已經是就讀高中之前的事情，但筆者仍然記憶猶新，並重看了好幾次，除了是自己有學音樂之外，更喜愛馬修這位老師的處事為人，多希望能夠遇到像馬修這樣的老師啊。

其中，從教育心理學來看，輔育院採用「犯錯—懲罰」(action-réaction)的教育原則，其實符合史肯納(Burrhus Frederic Skinner, 1904-1990)的操作制約(operant conditioning)理論，透過剝奪(deprivation)與身體限制(physical restraint)來達到輔導青少年的目的。²

筆者覺得更有趣的是，馬修在班級經營上很有一套，一開始使用不同的是由來點名了幾位較「難搞」的孩子，把舊學監說過要特別關照的人全部點出，並找一位最可靠的學生，也就是莫翰奇來看管班級，但其實他是最頑劣的孩子之一。再者，馬修為了認識每位孩子，請大家寫下名字、年齡、未來的職業，而馬修對他們天馬行空的夢想感到相當驚訝，這其實運用了班級經營中教師必須了解學生文化的要點，才能夠初步思考教學的下一步為何。³

另外，馬修也注意到了這群孩子的特殊性，有一幕是馬修解釋父母可以探親與寫家書的時間，結果被其中一位孩子打斷「我沒有父母」，使馬修立刻更改用詞。在青少年輔導理論上，教師在言談上必須格外小心，以免刺傷學生。⁴

而即便這群在「池塘之底」輔育院的孩子如何頑劣，但仍然會有愧疚感，

² 黃德祥，《青少年發展與輔導》(臺北市：五南，1994)，頁 80-83。

³ 王財印、吳百祿、周新富等著，《教學原理》(臺北市：心理，2009)，頁 179。

⁴ 同註 2，頁 487。

在片頭因惡作劇而使馬克桑斯受傷，被馬修任命去擔任看護的勒蓋萊克(Le Querrec)看到馬克桑斯病情急轉直下而擔心地問一句「他會死嗎？」對死亡的恐懼一覽無遺，這也是瑞斯(Rice, 1977)所提出的青少年恐懼情緒其中一種，馬修只摟著他並告訴他「沒事的」，這是相當直接卻也恰當的支持後盾。

在這部《放牛班的春天》中，筆者最感動的就是馬修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，從他在讓孩子們試音時就看得出來，即便科爾班(Corbin)總是走音，馬修就任命他為「譜架」；佩皮諾是最安靜的小孩，他就被任命為「合唱團團長助理」。如同神父馬克桑斯所說：他們都是好孩子，只是需要被了解，就只是這樣而已，老師要發現每一位孩子的天賦，筆者認為這是身為老師最重要的任務。

但片中也呈現馬修失望、洩氣的樣子，蒙丹在課堂中與老師做對，甚至私下欺負其他人，讓馬修傷透腦筋，還感嘆把他抓進關禁閉後，合唱團就少了唯一的男中音(baritone)。筆者認為這就是《放牛班的春天》最特別之處，即便描繪出一位富有教育愛的老師，仍然沒有刻意忽略作為教師失意的那一面，這也提醒著筆者，身為老師保持希望與樂觀的情緒是相當重要的。

講到蒙丹，也不能不提這位拉攏反抗勢力極有一套的問題孩子，雖然每次都被馬修抓包，但同儕的連結與價值觀若錯誤將可能產生偏差行為，顯然蒙丹差點就促成這個群體的聖雄式領導(charismatic leadership)，也就形成柯恩(Cohen, 1953)所說男性幫派現象(male gang phenomenon)。⁵

最後，筆者想透過《放牛班的春天》檢視一下臺灣的教育現況，學監沙

⁵ 同註 2，頁 529、575。

貝特本身教授體育，他認為「運動與音樂是促進人民團結的動力」，因此才進而支持馬修的合唱團夢想，反觀臺灣呢？體育或藝能科往往成為升學主義下的犧牲品，殊不知體育鍛鍊身體、藝術培養心智，甚至還可以促進人民團結，面對此現象僅能感嘆了。

在本片中看似大反派的校長哈善，也在結尾處與馬修爭執時，提出自己的抗議：「你大可去到巴黎，敲敲教育部長的門，告訴他，我們需要的是教育家，不是笨蛋，既然你有信念，去戰鬥啊，馬修！」此段話道盡哈善的無奈，難道他會不希望孩子們能夠順利成長嗎？是甚麼樣的環境使他成為一位消極且嚴酷的「教育家」？回到臺灣的處境，我們又能有什麼省思？

印象最為深刻的，是馬修被迫辭職離走前，孩子們從窗口拋出寫滿感謝話語的紙飛機、反抗禁令的歌聲，還有馬修的表情。

Vois sur ton chemin

遠望你人生未來的道路

Gamins oubliés égarés

被遺忘和迷失的孩子們

Donne leur la main

請對他們伸出援手

Pour les menés vers d'autre lendemain

引領他們走向美好的未來

— 《Les Choristes》片尾曲

〈*Vois sur ton chemin*〉歌詞